

宋書

二十

122
30
3

內閣文庫	漢
五九六四	書
三〇冊	類
二〇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46
冊數	30 (20)
函號	280 2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G Y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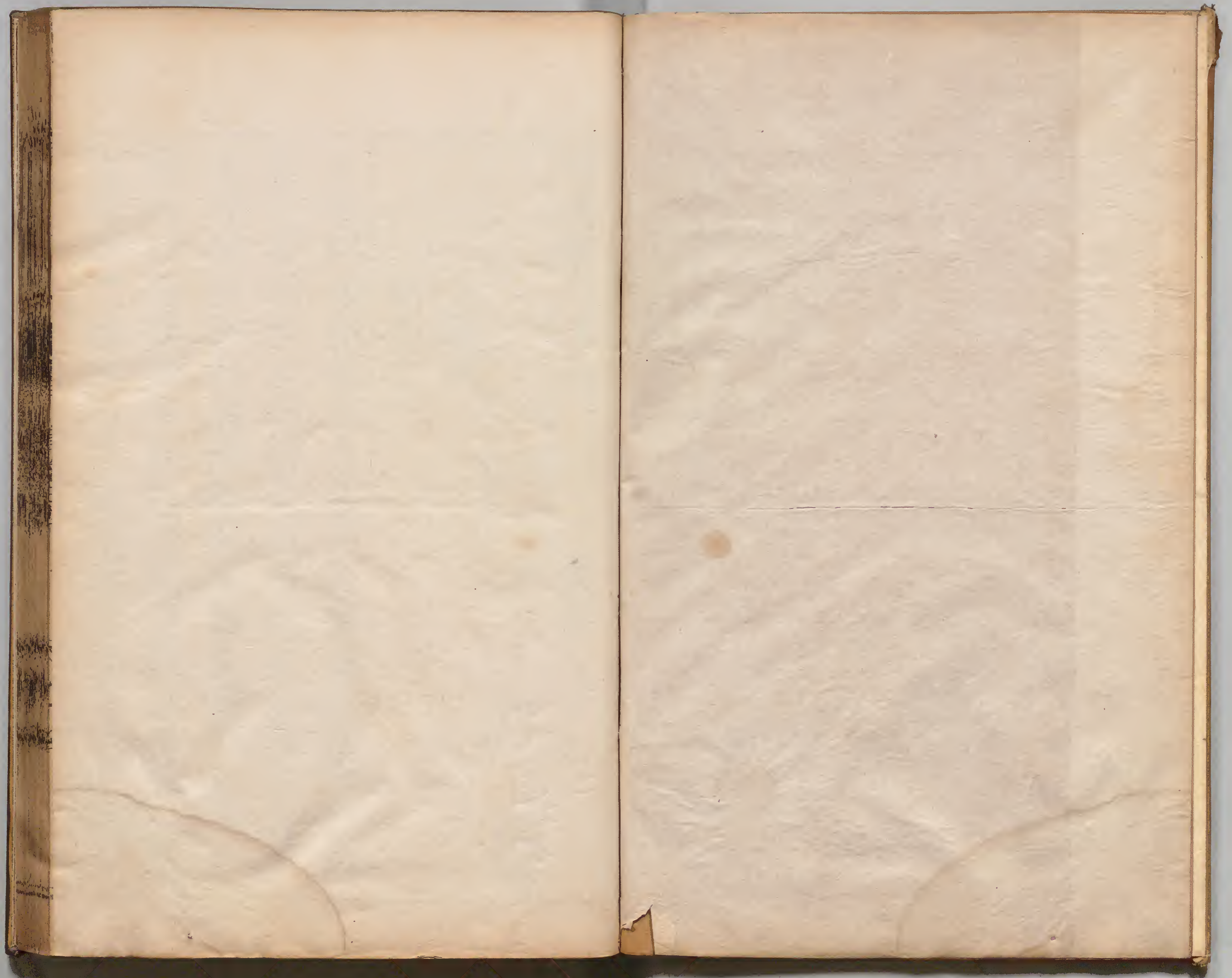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冊	九 七 號	四 架	函	正 史 類

三 冊	架	函	五 九 四 六 號	漢 書 門
--------	---	---	-----------------------	-------------

正史百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曾祖

臣沈

約

新撰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同高祖諱故稱字曾祖
廣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
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
軍性恬靜樂山水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
也敬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

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
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舩送妻往江陵妻
在栢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
回意甚好之轉栢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
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
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
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
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
爲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召爲中

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唐還京邑久之轉黃門
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
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
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
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
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
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
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母被
除召即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

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
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
祖卽位又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江
夏王師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
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
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
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遷尚書令
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詔授侍中特進

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
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
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
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
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
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
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
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矣所以
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

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
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言曰
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
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
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昏耄志與願違禮年
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
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廻聖恩賜反其所則天
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

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
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
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
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
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
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
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冲簡
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

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
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興懷寢
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於是謚爲文貞公
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栢玄謂之彈棊八
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
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
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

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
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
於是移於它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
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
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
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
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
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
旣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恢

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
中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瓚之弟
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
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灑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
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
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蚤卒奉
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
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

祭背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
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
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
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
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
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
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
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旣

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竝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已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

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卽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領游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

惠宣竝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
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
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
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
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豐成不
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
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畢事跡未彰便豫相黜
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
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畢後謀反伏誅

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
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尚書右
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
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
造華林園竝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
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
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
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
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

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
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
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
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
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
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
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
倍實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
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

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
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
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
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
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
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
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
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
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

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

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竝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鎡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

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
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處
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
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
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
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
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
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節常侍如故二十八

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
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
固志太子左衛率衣淑與尚之書曰昨遣脩問
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
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
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 玄
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滯果茲沖寂必沈
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微明未耗譽
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

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澗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縣車而體獨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爲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

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爲會稽太守卒官贈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旣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竝得免世祖卽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

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竝
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
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賊旣遁走一夫可禽
若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
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
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
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
同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
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

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
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
接雍梁寔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
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
旣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
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爲利便
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
邇旣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
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

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闡外至是竝分欲以削
臣下之權而荆揚竝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
二州上不許太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
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
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
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
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
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
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

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
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
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
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
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
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
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
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

宋書列傳卷三十六
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顥之
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
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
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
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
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
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
以義宣藉西楚彊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旣樹遂

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旣剖盜實
人單閭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
出至親在外事不患彊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
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
喪之原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臣沈約新撰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為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
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
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
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
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
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
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
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
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 缺二字

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
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爲積禍纏繫固以
久矣况廼陵坐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
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
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
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
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
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汜上靈檣

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旌蔽日別命羣帥
誨謨惠策法竒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鉤棘
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鉞隼於滑臺
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
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
於先雅靡監賴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
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溯薄泗汭詳觀
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

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
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
賦撰 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
申譖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
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
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以永冀省輜質以遠傷
睽謀始于著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

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私
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莖引蔓賴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達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
歡太階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
定隅內外旣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
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
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
鄙缺四字慕攜王之矯虔階喪亂之未寧竊
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澠以制險據

繞雷而作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
太平之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清乾
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
上相之獻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
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
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
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旂弧矢罄楚孝之心
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
以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

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
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
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幽風興採薇
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
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
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旣晏
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
於庭階冒沈雲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滯
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

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其城頽爾乃經
雉門啓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紊維尋
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柝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
七辭厄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
於下武興繼代以消逆簡文冲以秉道故恩用
而刑廢孝武捨已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
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
玉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豐難而盈紀時焉

依於晉鄭國有蹶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
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漬滓至如
昏侵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
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
國而同歸盪積靈之穢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
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佈務役簡而農勸每勞
賞而忠甄燹時雍於祖宗

缺

掃逋

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
飲於源淵惠要褊而思躡援冠弁而求處視治

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
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
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
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鵠
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
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
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
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
業其如遺泐萬里而誰難疾曾荒之詖辭惡京

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
寵而判違敵旣勅而國圯彼問鼎而何階必先
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
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
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
望而尤眇歎王路之中鯁蠹干越之妖燼敢凌
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
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
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墉闕於素備

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
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
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
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
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
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
棲於吳餘迹階祀而不見橫榛卉以荒除彼生
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
歌於山樞弔僞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

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之東
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
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
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
夢而南泝臨沂河而東浮穀連弩於川上候蛟
龍於中流爰薄方與廼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
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沂江流之湯湯
浮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
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透迤石參差山盤曲

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
怨歸流之難濯美輕紛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
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蕩慮
揚摧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
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
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
知吳淠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駭聖
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
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益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

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
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
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
欽仲舒之晬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
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
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
反師旅於此廛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
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

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搢
德非陟而繼宰興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
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
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
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
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
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
未舉發津潭而迥邁逗白馬以憇舫貫射陽而
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陲今淮驚波平

原遠兮路交過面荒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
磧沙負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葬以

迷徑覩生烟而知墟缺謂信美其可娛身少

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缺具瘁值歲

寒之窮節視曾雲之崔巍聆悲飈之掩屑彌晝

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

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

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說問徭役其幾時駭閭

景於興沒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

征之懼對薰鸛鳴之在埵缺踰宿驚吾

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左相以輔湯綿三

代而享邑厠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

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曲

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

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迄南漢以定謨亂孟

津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

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豨曷始智而終愚迄沂

上而停柩登高圯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

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初豈無
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熙績於武關率敷
功於皇胤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
華之翳晷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
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
虜之將糜熾餘焱於海濟驅鮓稚於淮曲暴鯨
孤於泗溼託未命缺雲冀靈武之北閱惟授
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以振響漸溫
澤而沾腴旣雲撤於胸城遂席卷於齊都曩四

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孚傷炎季之崩弛長逆
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相魏
武以謫狂宄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
馘於樓門審貢牧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
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熾壤桐孤
榦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於夏書紛征
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
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
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

命以依方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
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
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遷謂徂
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
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旣
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
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
氏之搏翼灑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園
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

城而折肩優譙頰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
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在志體飛
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契古
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
澤而風靡蹙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
此焉緩帶旣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
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
嶠而將秦值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興廢心無
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佞奉宏

勲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
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
秋於曾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
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陵納五叛以長寇伐三
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
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搃角奮英
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始颺
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忘卽
易於所難忘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

殺義害嬰而慢豐疑繼賢不策夫位誰時造理
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
姝於末詞陟亞父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
眊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猶謬
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匕之庸弱置豐
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饌發卞口而游歷迄西
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
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
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

族之休剽傳芳素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
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
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之成終表昧
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差則不俟於終日旣防
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
蟄驚散葉萸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
依於高城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泗
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曰流蕙兮水增
瀾諱愁矜兮鑑戚顏愁盈根而萌際戚發條而

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何慶雲之
優渥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於
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櫓而流涕願關鄴之
端清遲華鑿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
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
獲所宐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
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國
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
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

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
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
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憤廬
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
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
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
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
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
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

弘微等竝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竝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
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
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
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
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
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
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
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

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
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
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
水石穀稼之事才之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
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
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
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
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
曰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

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
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
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
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
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爲
適古人遺書

與其意合所以爲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
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
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以天居爲
所樂古合宮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
居之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
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
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
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琬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缺於

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也雖

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奕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

園而不為巢穴斯免得寒暑昔仲長願言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

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

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鈇觀之端金谷之麗石

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營蔚惜事異於栖盤

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

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遜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

亦何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溝池自環竹

木周布場園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

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楊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

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鈇裂帛為衣

日視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

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

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中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

萬曆三十二年刊

天書山傳卷三十一

六

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
壽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
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平
青丘徬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文侯所起漑
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
橘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
冲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之
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為苑囿
故表此園之珍靜千乘讌嬉之所非
憇止之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

耳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
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

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樓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

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建圖已驟於
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世側之亂廢興隱顯當

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
高樓之志經始山川實基於此 仰前哲之道

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

閑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

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

川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
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

其心此一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
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

疾至志寡求拙曰事并可山居曰與知
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 其居也

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舍

吸吐款跨紆縈繇聯邪亘側直齊平
枚乘曰左江右湖其

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
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
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者還汀謂四面有
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
抱合吸吐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
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巨平正處謂之側直近

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滂閔硯黃竹

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

派深甚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為田口
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

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鄣水畝入田口西谿水出始
寧縣西谷鄣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溪便是
之背入西谿之裏得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
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
十丈水自上飛下北至外谿封墩十數里皆飛
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硯在石滂之東谿委

迤下注良田黃竹與
其連南界莆中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

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嶧崩飛於東峭槃傍薄

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流謂刻
江及小江

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
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狀也
嶧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
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
江之缺二字用槃石竟渚
並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

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

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
元賓

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
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

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並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為陰鳥集柯鳴便謂為風也

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逶迤吐泉

流之浩漑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

中隔一山外智周回在圻西北邊浦出江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告大巫湖經始處所猶在

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而常石野舍之

西北巫湖舊唐故曰脩隄長谿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磯缺四字故曰下磯一而回澤裏智漫石

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一而開道休遠東則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並北邊

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

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檣

谿之紆縈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

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非以萊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窻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鄒氏

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栢角並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

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檣谿人跡之艱不復過

也此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岷漫石崒嶮對嶺葩孟

分隔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上欽寄而

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

松箴在棲雞之上緣江唐岷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岷下鄒景興經始精舍

萬曆二十二年刊

亦是名山之流崿嶮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
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
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巖山甚奇謂白爍尖者
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
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膠田清溪秀竹迴開巨
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
所通嶽崎深沈處遠西則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岷漲緬曠島嶼綢

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綿

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
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

為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岷薄
州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
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相縈擾也大徒觀其
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

南術之 生巖 成衍 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

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

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

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大終倒底而見

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南術
是其

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
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

昔是狹處故曰生巖勇門以南上便大閩故曰成行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懼於海若事見莊周秋水篇爾其

舊居曩宅今園枌

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

周乎前後直陌臺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

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

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

闢東窻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

阡葺宅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窻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上存

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塍埒交經

導渠引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秔送夏

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

遞藝遞孰供粒食與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

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

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食足則歡

有餘河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克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

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

窈窕除菰洲之紆餘苾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

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

中止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

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覬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

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澹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作洲洲言所以紆餘也

水草則萍藻蘊菼藿蒲芹蓀蒹菰蘋繁蕪荇

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

鬱茂含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

易闌必充給而後舉豈蕙草之空殘卷敏弦之

逸曲感江南之哀歎弄琴等倡而溯游往唐上奏

而舊愛還琴出離騷故八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山而采蓮秦箏等倡籥加篇唐

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蘋蘩荇亦有詩人之謔不復具敘本草所載山

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

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

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而不殞

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

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

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

杏人也六根者苟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等根也五華者萑華芫華椶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椶實栢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荆實蓼實缺二字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

者附子天雄烏頭木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栢其
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

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

既脩竦而便娟亦蕭森而翁蔚露夕沾而悽陰

風朝振而清氣捎玄雲以拂紗臨碧潭而挺翠

茂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

遲鸞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

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苦箭大葉

一者并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木生甚細密吳中以爲宅援石竹本科叢大

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箐之流也脩竦便娟蕭森翁蔚皆竹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

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

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鷺棲食之

所崑山之竹任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

吹之爲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

放逐東方朔感其木則松栢檀櫟擘桐榆檠柘

江潭而作七諫

穀棟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高沃瘠

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

上而喬竦陰澗下而扶疏浴長谷以傾柯攢積

石以挿衢華映水而增炆氣結風而回敷當嚴

勁而蔥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舍

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春曰岡岡之間下長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

來賓歲莫云鴈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萋生
歸北霜降客南山 映水自翫其羽儀者 山上

則狻猊狸獾犴狻猛山下則熊羆豺虎獬鹿

麝麝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硯蹲谷底而

長嘯攀木杪而哀鳴 狻音表猓音魂狸音力之
反獾音火凡反犴音五懸

反獾音 以權而長狼之屬一曰羆狻音安點
反獾音弋生反狸之黃黑者一曰似份豺音在

皆反獾音元野羊大角麝音鬼氓反麝
音京能踔擲虎長嘯狻哀鳴鳴聲可翫 緡綸不

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

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

空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鰲而悅

豫杜機心於林池 八種皆是魚獵之具自少不
殺至乎白首故在山中中而

此歡承廢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
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

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
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

幻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
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

彼之心各悅
豫於林池也 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

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

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美靈鷲

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

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

萬曆二十二年 尺書川傳卷之三

之息肩庶登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而

思通理匪絕而可溫賈誼節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

謂歌哭諍訟有諸諠譁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

成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

處今旁林苑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

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登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純更宜復溫則可待

為已之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

日用也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

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竒翦榛開

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

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

房對百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

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

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

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

傍然清虛寂寞實是得道之所也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

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

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

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謂曇

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

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樓之游昔告離之始

期生東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賤物重已棄世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

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

蛻之匪日撫雲倪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

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

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此一言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

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

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殊頽形也莊周云和以天兒兒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

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

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

篁擿籜于谷揚勝所拮秋冬菑獲野有蔓草獵

涉夔夔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播

熟慕榘高林剝芟巖椒掘蒨陽崖擿擗陰標晝

見蹇茅宵見索綯芟菰剪蒲以薦以芟既坭既

挺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

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此一章謂是山作及水

之事皆不載楊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藟音覆

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葵獵涉字出爾

雅木木酒味苦播播酒味甘竝至美兼以療病

播治癰核木治痰冷樵音其味似菰菜而勝刊

木而作之謂之藜及音及採以為紙舊音倩採

以為漂檨音甚採以為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

也若廼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

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嶒阻絕南山

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

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具坂眾流漑灌以

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洑

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負巒呈美表

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館殷南峯以啓軒羅

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頽楣附

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缺字之未牽鷗

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鷺雀之翩翩沈泉傍出潺

湲於東檐築壁對峙硿礧於西雷脩竹葳蕤以

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羅蔓延以攀援花芬薰

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喂岫夏

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檠櫺乘隔此焉卜

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歲罔斃傷美物之遂

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遯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

霓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具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

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珍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為寓日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

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

方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

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為鄣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

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燠映瀟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

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窻對山仰眺曾峯俯鏡瀟叙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得遠趣還

顧西館望對窻戶緣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

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嶢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

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因以小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為異觀也

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沈濫異形首

苾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沈濫肥苾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

萬泉所湊名有形勢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

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澄淵

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

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八險俱會山首瀨排
 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木映
 波而結藪逕南濬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
 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往及經過自非
 巖澗便是水逕
洲島相對
 皆有趣也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
 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崱川有清而無濁
 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
 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
 向陽則在寒而納煦而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

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

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

殊節而俱悅土山載石曰祖山有林曰崱此章
 謂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敘其

最居山之後事
 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

亦桑買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

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

凡厥意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謂寒
 待綿

續暑待絺綌朝夕餐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
 療病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至於聽
 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
 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右揚較

而陳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

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

榛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黎棗殊所枇杷林檎

帶谷映渚榭梅流芬於回巒柀柿被實於長浦

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榛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

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穎諸處故云殊所也吐町所藝含

藥藉芳蓼戩麥薺葑菲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

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蔥標倩以陵陰春藿吐苕

以近陽葑菲見詩補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蔥庾闡云寒蔥延園灌蔬自供不待

外求者也弱質難恒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

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

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

撫曾嶺之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

訊丹陽於紅泉此皆住年之藥即近山之安居

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即響

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

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

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慙於予情

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周聽
 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
 炎炎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惕曾臺兮陟雲根坐
 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
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爲適也
 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
 盡吝景之懽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
 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

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顏頤視鼓鼉之往還

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

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爲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

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滕剖袞見

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

已積於道術簪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

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

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



角冢宅筭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竝於

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

扁語齊桓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滕者金

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

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伊昔韶齒實愛斯

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

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樓彌歷年紀幸多假

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

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樓以來別緣况闕尋

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若迺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

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管忌下衰

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

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消隱巖

以塞芳缺拾柒字

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頤志卿寢茂而

敷詞缺五字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

會缺六字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

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老子云善攝

謂之不善持生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

生之所無柰何絕迹上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

萬曆三十二年

文書及傳卷三

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欲阜齊相公逐鹿入山見之消子隱於宕山好餌木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嶧壘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細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茅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者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

遂與弟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

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

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

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絕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太祖登祚誅

徐羨之等徵為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

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

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

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

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

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

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

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
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
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也植援種竹樹董驅
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
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
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
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
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群生
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
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
存生盡况陵坐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
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
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懸河三千翻
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亾此
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
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
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
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
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
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

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
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
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垂
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
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盛德未之或殊豈不
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
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疆
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盛拓開吳蜀
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
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

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
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
是謂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
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
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饑注心南雲爲日已
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卽
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
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旣克衆力粗
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

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箸自貢典先才經創基
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
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
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
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
况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
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
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
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
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
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
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
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
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
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
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
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
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

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
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
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
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
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
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
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
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道
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

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之
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
給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
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
郎璿之字曜璿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
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
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
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
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

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

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

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
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旣不得回踵又求
始寧岨嶂湖爲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
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顓遂構
讎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
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曰臣
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
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
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

比日異論噂喅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
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
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
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
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宇有證非但顯
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
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
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

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豐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欵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

運靈運執錄望生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宐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宐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

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
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
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
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
三江口篡取謝若得者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
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饑饉緣路爲劫盜有司
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
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
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
幾何脩短非所愆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恨
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
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
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
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
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
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
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
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
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
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
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
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
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
仲宣以氣質爲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

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
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
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
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
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
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
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
言上德託意玄珠迨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
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

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
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
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
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
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
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
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
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
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
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宋書六十八

臣沈約新撰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陽諸軍事末初元年封

萬曆二十二年

宋書卷六十八

一

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
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
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
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即位增
邑二千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
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
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
班劍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
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

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
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
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
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
長史旣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
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
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
薨解侍中辭班劍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

侍中班劔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日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田者皆引入已府無施及忤旨即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

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
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二寸尚書僕射殷景仁
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
衰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
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
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
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
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太祖
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
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
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
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
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旣爲
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使
神器有歸遂結爲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忠奉
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釁加以罪黜每採
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宰相之
勢分內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

次啓太祖陳其家貧上與兒其旨義康未卒上曰
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
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
爲會稽上時未有所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十
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
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
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之入賊曹參軍孔邵秀中
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
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一住令盛曇泰等徙尚書

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
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
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
皆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竝由胤秀而進懷
明曇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
其日刺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
告以湛等罪覺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靈
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

寵授遂崇任摠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矚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靜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若墮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天餘無所言上又遣

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爲義康所矚劉斌等害其寵讒斥之乃以斌爲諮議叅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叅軍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鷗竝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

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
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
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所以克固
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
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
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文帝不用
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莖藿傾
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
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
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
開大道之門揆殊逸於巖穴招竒英於側陋窮
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嚙豈特羅飛翮
於垂天網沈鱗於溟海况於彭城王義康先朝
之愛子陛下之次第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
絕於內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
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
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
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

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
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
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
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
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
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
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
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怵
莫不言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

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
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
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
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
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
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
者讒言之覺廬陵王既申寃魂於后土彭城王

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
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易贖福始禍
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已計莫不結舌
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
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
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
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
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
大莫先於和穆遭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
言以爲警戒矧今觀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
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
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難也陛下徒云
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
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
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
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
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
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

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疊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

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
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
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群醜千里
相結再議宗社重闕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
曆方未故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
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惡况義康豐
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大地臣等參
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
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亢女始
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徒付
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
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
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
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暉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
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
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言
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
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

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
甘引而讒言同衆恨悖徼幸每形辭色內宣家
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
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况禍機驟
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
表庶有防絕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
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上
慮異志者或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
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
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
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
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俟禮
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
侯食邑七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
得志遣殺之世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
板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
加禮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
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詔聽并加資給前廢帝

宋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太祖遠
之猶或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
嗣啓方字阜陵愆屏身選晚恩竊惟故庶人劉
義康昔昧紆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
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
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衆女
孤弱未淪黔首卽情原豐本非已招感事哀煢
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
群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

麥榮施汚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
伏紙悲悻詔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追遠覽以
增慨昔淮楚推思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
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羅
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
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
十二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左將軍鎮石
頭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

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群蠻充席役刻民散改封南護王又領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人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

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

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
懷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
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
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
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
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
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謂而已也
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
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
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脩理白皙美鬚眉
長七尺五寸鬢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
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
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
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還太祖詔之曰善
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
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
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

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遷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
世祖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
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
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謚義宣所生爲獻太
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護王食邑千戶義宣
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雒益
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
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
下竝加賞秩長史八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

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
咨議參軍南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
馬竺超民爲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
史其餘各有差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旣首
勦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
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
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
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
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

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
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空在人前蚤
有處分且萬物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
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
質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
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
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邊寶使同爽狂酒
失旨其季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
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勅兵向彭城義宣
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
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
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
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葦淳戚昭亮
可期臣雖庸懦少布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
國雖曆筭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
而微疑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
緣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
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僞

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
任參大政惡直醜勲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
視聽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已
力同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勲高古
賢魯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
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志孔父旣逝華督縱逆
臣雖不武績著艱艱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祀
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顛
墜咎在微躬敢忘抵罪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
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
此凶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
二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宣上詔答曰皇帝
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難家國阡危剪焉將及
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寃耻遠憑高竿共濟艱難
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批政
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
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
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

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群逆並濟衆邪競逐將
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
明有不照背本崇之效迷昵讒醜還謀社稷雖履
霜有日誼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議信
理推誠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
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
牧告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輶元惡以謝天下然
後警蹕清江鳴鑿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勗有
宋不造家禍仍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異以虛
薄求弭厥艱豈謂曾未耨稔復覩斯疊二祖之
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慟太傅江夏王
義恭又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
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
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
臣強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
藩忠構觀難赴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順軌稱
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旣安之日以此取濟竊
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

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
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
世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
欲哀升進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愚也吾
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群思報厚恩昊天罔極
竭力盡誠猶懼無補柰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
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襲轍於
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往時仲堪
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

皆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
弟所具悉憑恃末戚並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
倫伍藉西楚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
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
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
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
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遣
劉雍其意可見雍是徐冲舅適有密信誓倒戈
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

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豐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乘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揔督群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

慨憊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湛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雖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惔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詔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旣出拊膺曰阿兄誤大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雒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

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
首示義宣并與書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
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
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
竝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
洲內東西兩岸爲郤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
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
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
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脩

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日之美復見
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
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日事與願
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
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
非覲祖宗世祀自圖顛覆暝目行事未有如斯
之甚者也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
微款未亮於高鑑赤城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
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職在管不

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
不愾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
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
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
響將焉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
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徒公雖
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
誠有素新亭之勳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
貶謫不亦惑哉幸承人之夙誠前驅精甲已次

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
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
雲回赫弈千里輒屬韞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
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旣盡民禮亦絕執筆裁
荅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帥
鄭琨武念戍南浦質逕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
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
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元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
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

洲外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
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
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
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
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
勢猛盛烟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
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
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
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

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
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
右唯十許人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
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
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
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
寶誠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宐用致失
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管漢高百敗終成大
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

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
燼燮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
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
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騰囊盛糧帶佩刀攜
息慚及所愛妾五人皆箸男子服相隨城內擾
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
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
望諸將送北入虜旣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
散盡唯餘慚及五妾兩昔門而已夜還向城入

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日遣黃門報超民超民
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送止獄戶坐地歎
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
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
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荆
州刺史朱脩之書曰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
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殺况醜
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憂
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

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脩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悰愷悒悒惇怡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悒悒惇並於江

陵墓所賜死悒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爲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竝伏誅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竝爲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悒字景度旣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護王世子除

分書傳卷二十八
給事中義宣爲荊州常停都邑太祖欲令還西
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徵爲黃門
侍郎元凶弒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劾收恢及
弟愷恢悰恢繫于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
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
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劾令煥殺恢等
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
門欲出門者鉅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
司空諸郎竝能爲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

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即除侍
中俄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
宣并領湘州轉恢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
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
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將軍侍中如
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
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恢子善藏
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
十歲封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

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
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世祖以爲
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
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
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蓋
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
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謚曰悼侯恢封
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徐遺寶字元隽高平
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領軍司馬

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戍湖
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旣叛遣
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
遺寶遣長史劉雖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
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雖之復逼彭城
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
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旣至擊玄楷斬之
雖之還湖陸遺寶復遣士人檀休祖應玄楷聞
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

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護人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為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謚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為太息

列傳第二十八

宋書六十八

122
30
3

